



(台) 敷米漿 著

敷米漿



爱。琉璃

仿佛琉璃一般，含蓄而耀眼，
引领你我寻回最初那份青涩的青春记忆。

爱。琉璃

(台) 敷米浆 著

萬卷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08年第426号

© 敷米浆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琉璃/敷米浆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2

(敷米浆文集)

ISBN 978-7-80759-679-0

I. 爱… II. 敷…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617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26mm×185mm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9

出版时间: 2009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 翟洪斌

责任编辑: 胡 利

特约编辑: 陈 蔡

封面设计: mini Ales

ISBN 978-7-80759-679-0

定 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我想说些自己从来没说过的部分。

二〇〇二年开始在网上发表创作，直到二〇〇三年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书。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写下去，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个浪漫的相遇，时候到了，就应该让他结束。不需要解释什么，也不需要去坚持任何东西。怎么知道这样写着写着，已经超过五年了。

二〇〇四年眼睛出了大问题，让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而我认为这是上天要我停止写作，要我离开这个城堡的时候。

我在这个城堡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好多人搬着板凳跟着我一起在故事里头长大，当我以为我要摘下说故事的皇冠离开时，心里头真有很多寂寞。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二日凌晨，我在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

等待我的是未知以及迷惘。

我发觉自己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却破碎了某个部分的自己。

事隔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感到巨大的快乐。

也许就在那个硬铺火车上，我把自己脆弱的灵魂，那些自己甘愿破碎的部分都遗弃在火车上。不知道谁捡到了？他有没有好好帮我收拾起来呢？

二〇〇五年内地巡回一趟，我的收获无比巨大。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没想到一离开就长达一个半月。

我终于体会到自己以为的城堡，其实只是穿戴着纸做的皇冠，来一场大雨，这皇冠就要糊掉了，终究成为一团纸糊。

而这场大雨，却是来自我的眼睛。

我在这场大雨之后，在写作这条路上当了逃兵。

消失的这些日子，其实每一秒钟我都在怀念创作带给我的快乐以及痛苦，曾经有一天我在大雨倾盆的台北午后，自己一个人打着伞，漫无目的四周游荡着，想找回那顶皇冠。当然我失败了。皇冠被雨打湿了以后，就不会是原本那个皇冠了。如同我的眼睛，永远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模样，我看到的世界也再不相同。

但是我感到巨大的快乐。

因为我的世界不同了，于是经过了很痛很痛的挣扎之后，我抛弃掉那顶可笑的皇冠，也不再汲汲营营去寻找。有没有城

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能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等着大家搬着板凳，或许有人愿意也搬一张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坐着，听我说故事，在里头看见你们笑了，你们感动哭了，你们听着听着若有所思了。

对我来说都是快乐。

因为有这么痛的挣扎，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无比巨大。

我还想说呢。

不管有几个人愿意听，我都想说下去。

我的右眼看不见了，我还有左眼。不知道左眼先生可以撑多久，我希望可以很久很久。一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说故事了，我想我会怀念这一切。

我来了。

我想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想一直说下去。

跟着你们一起变老。

以下为二〇〇五年在内地巡回之后，回到台湾写下的文字。

当成自己的纪念，也跟当年见过我，跟我一起微笑的朋友分享。

苦行僧

我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
西安的古城墙，钟楼上的昏暗月光。
天津市街的苍凉，
我在鼓楼的阴影下遗忘所有的行囊。

回到了南方，才惊醒原来梅州是我的家乡。
广州的豪情万丈，新会，珠海，佛山，
我的鞋破了还不知道前面的方向。

北京的秋凉中秋无月光，突然思念起宝鸡的人们，
以及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

我托着前进的钵，孤单是我唯一的袈裟。
悲伤地匆匆回到我熟悉的海。

这里遇到的第一场雨，让我心慌。

寂寞中我才惊觉，原来这个世界多么的嘈杂，
我只是关上我的耳朵。

李文生
2008.12

目录



1	自序
5	琉璃森林
43	碎琉璃
73	天明狂歌
106	那背上的青鸟
124	榻榻米的夏天
154	阿爸的贡丸汤
174	两个人一朵花
248	罗赖把

自序

二〇〇二年的五月一日，我在泰山乡中山路二省道旁的大楼五楼，接近夏天的夜晚，没有冷气的房间热得我发昏。

我记得手边有两个报告，隔天要考的单字还没有背。

两个礼拜之后，是我的生日，我知道那又会是一个人的生日。

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人跟我说“生日快乐”。
好热。

台湾的夏天真叫人想骂脏话。

从那一天开始，我写下了第一个字。在网络上。

四年后的今天，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结束了。我必须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当做是自己给自己的坐标。

我已经离开泰山那个闷热的房间，二省道上二十四小时呼啸而过的大卡车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但我还是宁愿待在自己

爱。琉璃

的书房里，不开冷气，一个人面对着电脑。

地点不同了，我毕业回家了。

电脑不一样了，我换了新的电脑，旧的电脑已经带着我的回忆离开。

人不太一样了，我怎么也回不到那个时候的我。

即使对于“写”的热情一样，但终究不是那个时候的我。

母亲问我，为什么不开冷气。

我应付她，因为我想省电。

其实，我知道说出来太荒谬。

我竟然想回到那个时候，没有冷气，热得我两眼发昏，每天晚上为了写出新的东西，想破脑袋，那种痛苦的快乐。我好想回去，却找不到办法，即使我凑足了所有关于那天的所有元素。

那天走了。

那天的我，也走了。

一切都离开了。

我想问问那时候的自己，知不知道几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

有没有想过这样写下去，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可以得到很多。

而我想得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会怎么回答现在的我。

也许就像现在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未来的我一样。

说得我自己都糊涂了。

这几年过去了，很多东西是怎么样都回不来了。身边的人或者离开，或者等待，或者徘徊。好像整个世界只有我自己留

在原地无法动弹一样，呆呆地杵在这儿，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去不了。

我知道这些已经结束了，在二零零七年的五月一号。

这四年发生了好多事，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而出版这本书的念头，也始终没有在我的心里缺席过。

我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我在寻找一个好的借口。

我在寻求自己的认同，然后，找到新的出口。

夏天。

一样的闷热，不开冷气的书房，我抽着烟。

跟四年前的自己，完全一模一样。

我还是那个我，傻得可以，什么都不想懂的我。

我把过去的自己整理起来，然后，告诉你们。

这些年来，好险你们都在。

我可以这样坚持下去，也因为你们都在。

对我来说，这些年的所有回忆，都在这本书里面。从最初写下的第一个短篇故事，到大家都很喜欢，曾经看过的故事。以及，从来不曾看过，被我埋藏起来的故事。

有人说这样算是一个结束，对我来说，这样却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个过去的我，并没有被我舍弃，也不会被任何人舍弃。我只是找到一个不那么悲伤的方式，跟过去的自己告别而已。

空气中很浓烈的离别味道。

爱。琉璃

不管我怎么回头看，我都知道，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唯一支撑着我的，是所有曾经陪我走过的回忆。

二〇〇七年，五月。

没有生日快乐，没有蛋糕，没有蜡烛。

我让所有的一切维持原状。只为了纪念，过去的这四年。
纪念泰山中山路五楼那个房间。

没有冷气，早上太阳会帮我睁开双眼。

那个今天。

我要跟今天的自己说声再见。

再见了，今天的我。再见了，我的今天。

我把这本书，献给这些年来一直鼓励我继续下去的朋友。
虽然放弃的念头始终没有从我的脑中抹去。
也献给那些陪着我的人们。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这些故事。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你，有我，有我们。因为这样，故事才有继续下去的意义。

我继续说着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也这样继续着。

一直到，我们都老了，可以一起分享这些日子，这些故事。

二〇〇七年五月

琉璃森林

陈柏洵是个怪家伙，一个接近歇斯底里疯狂的笨蛋。我看过他小学时的作文，我实在很不想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但是我真的忘不了，因为我前前后后看了很多次。一边哭，一边看。

题目：《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女人，长得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头发不卷也不直，声音不大也不小。她煮的饭不好吃也不难吃，她跟爸爸吵架的时候不漂亮但是也没想象中那么丑陋。

我最喜欢她跟爸爸吵架摔花瓶的时候，因为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我的十块钱掉进那个花瓶里，多亏我的母亲把它摔烂了我才可以拿回来去学校后门商店买圣斗士星矢的斗牌。

爱。琉璃

我最讨厌她跟我说喝牛奶会长高，因为我听志伟表哥说，喝牛奶只会拉肚子。我觉得我的母亲是个喜欢恶作剧的人。

我的母亲很笨，她都不知道我把她给我订学校牛奶面包的钱拿去买一个很漂亮的风铃送给三十九号的×××。真是一个很笨的母亲。

对了，老师不要告诉我的母亲，我愿意拿我的紫龙斗牌给老师交换。

我的母亲很爱哭，每次跟爸爸吵架之后都会在厕所哭，害我都不能上厕所。每次我的母亲跟爸爸吵架都要爸爸不要再回来，可是从好几个月前爸爸不回来以后，她就每天晚上都在哭，还很恶心地抱着我要我不可以离开她。好烦，爸爸那么听话为什么我的母亲还那么不开心呢？真是个任性的母亲。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拿最好，嗯，还是不要好了，我拿第二好的斗牌送给爸爸，当作奖品，因为爸爸很听话。

我的母亲很笨，但是我很爱她。

因为我知道，她只剩下我了，她只剩下我了。所以我不能哭，就算我跌倒裤子破掉被人家笑，我也不能报告老师。我考试考不好也不可以让我的母亲知道，因为我的母亲很笨，一定以为我都不读书，其实我是故意不要考太好，不然张××会联合大家一起欺侮我。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换一个“我的母亲”，因为我不要我的母亲那么辛苦，我不要一个每天都哭的母亲。我要我的母亲每天都笑，好像我买到黄金圣衣的斗牌一样那么开心地笑。

我不爱我的母亲。

但是她是我的母亲。

陈柏洵跟我说，老师把作文簿当着全班的面撕烂的时候，他没有哭。他只是偷笑老师不懂他高深的写作技巧。

我很想调侃他，但是看完他小学时的作文之后，我却连开玩笑的力气都被他作文簿里的文字给偷走了。好像被一个漩涡吸啊吸，把所有脑袋里面的东西都吸干了一样。

“你知道我以后想干嘛呀？”陈柏洵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想当个有钱人。”

“哼，满身铜臭。”

“然后，我要带我的母亲去夏威夷，去海南岛，去印尼，去澳洲玩。”

“去法国啦，法国最浪漫了。”

“不要。”陈柏洵一边抽烟一边回答。

“为什么？”我捂着鼻子问他。

“因为，我的母亲怕冷，她的心也够冷了。我要带她去最温暖的地方。”

升上高二之后，学校开始男女分班。陈柏洵是自然组的，我是社会组的。原本同班的我们，突然间距离变得好远。

有的时候陈柏洵会到班上找我，虽然从他满身的烟味我知道，他一定是刚刚去抽烟被教官抓到，赶快偷溜，所以才会顺便过来找我的。我不介意。

有一次家政课要做饼干，所以前一天晚上我打了电话给他。

“要不要吃？”

“吃什么？”

爱。琉璃

“家政课要做饼干，你要不要，我留一点给你。”

“那不是都留给男朋友吃的吗？”

“我没有男朋友，看你要不要，不要拉倒。”

大概半分钟的沉默之后，陈柏洵才回答我。

“好，刚好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你明天就知道了啦。”

“不管，你先告诉我！”

“减肥药啦！你看你的屁股变大多少！”

“陈柏洵，我做的饼干拿去喂狗也不会分你一点屑屑！”

家政课下课，我在教室等了好久，陈柏洵都没有出现。

我很着急，也很生气。明明说好了却让我在这里苦等，我气得直接冲到他们班上去找他。

我看到了陈柏洵，也看到了一大堆围观的人，也看到教官。

我没来得及跟他说上一句话，连骂他捏他耳朵都来不及，他就被抓到教官室去了。

“你为什么要跟人家打架？你这个野蛮人！”

“你不懂啦！不懂就闭嘴！”

“什么懂不懂？打架就是不对，你干吗强词夺理？”

“你懂什么？”

“我不懂什么？”

“啰唆啦！”

然后陈柏洵很气愤地掉头就走。

后来我才知道，他存钱买了一对很漂亮的琉璃手镯，一个

给他的母亲，一个要给我。

那天，那两个琉璃手镯被他的同学恶作剧弄坏了，而且还毫不在乎，所以他很愤怒地动手打了那个人。

那个人叫做郑为隆，我们都叫他肥龙。因为他很肥。这件事也是肥龙告诉我的。

他存了好久的钱买的琉璃手镯。有一个要送给我，因为被肥龙弄坏了所以动手打架被记了大过。

一个琉璃手镯，是要给我的。是要给我的。

肥龙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之后，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做手工饼干。

因为，我有一个还没拿到的，只有两个的琉璃手镯。

认识陈柏洵久了，我也渐渐地跟他一样怪，会在家里做饼干给他吃。

陈柏洵，一个疯狂歇斯底里的怪家伙。我很喜欢他。

* ** *** ** *** *** *

像个漩涡一样。

现在我也记不得到底陈柏洵有没有吃到我亲手做的饼干，他是什么样的动作，用什么样的表情吃了我亲手做的饼干。

像个漩涡一样，慢慢地把我吸进回忆里，把脑袋的东西吸干，一次一次。

我对高二那年的冬天，印象特别的深刻。

冷，烟味。

是带着烟味的冷，让我透不过气来。